

责编：魏振强 E-mail:oldbrook@163.com
2026年1月23日 星期五

我决定带老爸去看一场电影。这是有生以来头一次，我带着我爸去看电影。

小时候，都是我爸带着我去看电影。只要有适合我的片子，他就一部一部带我看。当然，不花钱——我爸在电影院烧锅炉，随便出入是他的工作。他拖着我这个小尾巴，就像胶片拖着一束光。

我爸领我进过放映室，那里是一个小宇宙。放映机像造物主，胶片一转，镜头将一道光投射到银幕上，一块白布上就有了爱，动了情，生了恨，记了仇。

光里的世界是宇宙的另一头。宇宙这头，我上小学，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。宇宙那头，我刚交了个朋友，他叫哪吒。那小子年龄比我小，会得比我多。他三头六臂，手持混天绫，脚踩风火轮，上天下海，跟龙王三太子敖丙斗得天翻地覆。

过瘾。动画片《哪吒闹海》我看了十多场，场场不好找座。影院里一楼座椅呈“步步高式”排列，一排对应一个台阶；二楼的座椅则整体呈U形分布，像老母鸡张着一对翅膀，使劲儿往前凑。我喜欢二楼翘尖那地方。坐在那，楼上楼下尽收眼底。

我不是哪吒。我爸是托塔天王。我爸长着络腮胡须，人称“高大胡子”。他不托塔，拿锹。高大胡子拿锹不光要给锅炉喂煤，还要命令东海龙王在锅炉里吐火，把温暖送给观众。就我爸

无论如何，楚南是所在场合中最安静的人。

楚南不是不善言谈，他曾是大学辩论会上的主辩手，口若悬河，征服了所有的辩论者。

但楚南是安静的，大小场合他是最安静的一个，安静得让人忘了他的存在。

楚南不拒绝社交，不拒绝热闹的场合，热衷于参加，却在参加中安静下自己，在安静中打发一丝丝溜去时光。

一些年，流行去歌厅唱歌，楚南也和朋友们奔歌厅，他不点歌不唱歌，总是缩在角落里默默听，歌声震耳，他静下来，声音变小了，再静，他干脆假寐于沙发上。歌者热了，见楚南小寐，将衣服披在他身上，之后左一件右一件的衣服堆在了他的身上。

楚南安静得不见了，只到“歌局”结束，衣服一件件拾起，才见楚南一脸安静的面目。

楚南说喜欢听歌，在安静中，才能听出歌声内外的东西。

对此，东妮不服气，问楚南：听我歌声里的内延和外涵了吗？

东妮是楚南的同事，几乎是同期考进了机关，东妮是个热情的人，东妮有活动不止一次拉上楚南一道。

楚南不拒绝，对应的是场合

撇大锹那英姿，顶天立地，他不是托塔天王，还能是谁呢？

对了，还是我妈的天王，还是这个家的天王。我爸烧锅炉干一天一宿，歇两天两宿。歇那两天，他又另外找两个锅炉去挣命。等于一个月下来，他从不休息。他要供我和弟弟念书，他要让我妈买得起土豆和白菜，他要支撑起“陈塘关”。

我爸常说自己手粗，没文化，不希望我和弟弟手粗。手细多好，细皮嫩肉能握住笔。可别再像他那样了，一双粗手长年握锹把子，老茧比肉都厚。我爸不会说。不会像太乙真人那样给哪吒说。他的招儿是领我去电影院，让电影说。他说或者我妈说，我耳朵在这儿，心思在那儿。可李靖和殷夫人在电影里说，我的耳朵和心思就拢到了一堆儿。

我爸唯一自豪的本事，就是力气大。力气大算本事吗？我怀疑。但他健美，是大力士，却无疑。他双肘一屈一伸，肌肉团子就此起彼伏，突突直跳。单位里掰腕子比赛，他年年第一。他单手就能把一辆推煤车举过头顶，那气势堪比托塔天王，旁边的人全部看傻。

借我爸的光，我小时候看了无数影片。借电影的光，我打小就对宇宙的那头充满幻想。读书、升学、创业、结婚、生子，三十年后，我从哪吒长成李靖，手下也有了“结界兽”。我把“陈

上的安静。

对东妮的问题，没多久楚南给了她回答，在一个早晨，东妮的办公桌上，出现了一支半开的粉红色月季。

半开的月季很安静，静得让香停留在东妮的眉眼间。东妮明白是楚南送的，“送人玫瑰，手有余香”，余香留在楚南的手上，挥之不去。

自然有了一场恋爱。

恋爱中的楚南也是安静的，相拥时，楚南的静从周身溢出，他的眼睛紧紧缠绕着东妮，静谧的目光在东妮怦然的心跳上游走，反而让东妮感受到了特定的重量。

安静和沉默是伴生着的，楚南的沉默在微笑中实现。楚南不厌烦别人的絮语，他平静的目光，托起雪花般的絮语，嘴角轻翘而微笑，好像在说：说吧，说吧，我听着呢。

此时，楚南目光呈现的是发散状，光一样放射，而不是风般吹往一个方向。楚南是一个好的倾听者，在安静中听人倾诉，最是受欢迎。

东妮对楚南的安静给予最大限度的容忍，楚南是从里到外的安静，构成了安静场，有时东妮想走进去，却总是找不到入口。

有些应酬，是需要东妮和楚

T

月光城 小小说

高春阳

托塔天王

塘关”从东北搬到南方。

我爸——托塔老天王，他工作过的电影院拆了，那地方现在盖起了一座高楼。宽银幕没地方挂，画面和声音不得不搬家，都去了网络和手机上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又回到了电影。

现在的电影院像休闲吧，豪华舒适，一个一个小厅，像一个一个小家。这些年，大片越来越多，票房越来越高，节假日，人们除了上街逛，就是去电影院。

这是有生以来头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我带着我爸去看电影。

带我爸看电影是一场挑战。不是挑战银幕上的剧情，而是挑战银幕下的轮椅，挑战上车下车，挑战台阶和卫生间，挑战药罐、尿壶、便盆等一切跟我爸身体作对的东西。

我和弟弟还有老妈，费老大力才把老爸弄进电影院。老爸不需要电影院的座椅，他有轮椅。轮椅是带轮子的座椅。只能在过道上，且不可影响观众。

老妈特别担心：“公众场所，拉了尿了咋整？臭气熏天的。”

我也怕。可我就想赌一回，就想在二月二龙抬头这天，领我爸看场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。自大年初一这部电影上映以来，我已经“刷”过三遍了。

灯光一关，全场寂静。熟

悉的光影回来了。哪吒在光影里冲老爸笑，冲老爸哭，冲老爸淘气，冲老爸不服输。

老爸眼睛不够用了，一会儿瞧瞧银幕，一会儿瞅瞅影院。这里当然不是他曾经工作过的无比熟悉的“山河社稷图”。他偏瘫了，能动的只有左半身。他失语了，“说话”只能靠表情。东海龙宫里那个坏蛋海夜叉，十二年前把我爸的左脑动脉给堵上了。我想是哪吒端着一杆火尖枪左冲右突，帮我爸清理出了一条血路。可惜还有残余。残余把我爸变痴，变呆。他说不出话，认不清人儿了，瘦得像根铁棍。大胡子走神儿了。他曾有使不完的劲、一身引以为豪的腱子肉，都被“无量仙翁”收走了。曾经他单手就能举起一辆推煤车，现在一只手指哆哆嗦嗦，都握不住一根筷子了。

老爸盯着动画片里的玉虚宫，眼神热辣。我看出他的心情在跟着天元鼎变得滚烫。他忽然转头找我妈，找我弟，又找我。老妈伸手握住老爸的手，我和弟弟也搭上去。黑暗中，我们一家四口人的手，紧紧抓在一起。

老爸眼眶湿了。他朝银幕上的托塔天王一努嘴，扭头看我，无声地笑了。

老妈有点哽咽，轻声说：“没想到，你爸还能看懂。”

我说：“他知道自己是谁。”

A

月光城 小小说

张建春

安静

南一起到场的。东妮和楚南成了两个极端，东妮活泼，楚南一泓止水样安静。楚南浅浅地喝茶，微笑的目光在人们的话语中淡淡拂过，不插言，更是极少讲话，即便讲上几句，也是轻轻的，轻得掉在地上，蚂蚁就将它们扛走了。可楚南的话很有份量，他的话如一堵墙，将一些话风堵住，生生的改变了方向。东妮很是疑惑，楚南怎就在沉默寡言中成了不是主角的主角？

安静是有力量，安静的力量来自安静的自身。

不过，楚南的安静也给自己带来不小的影响。东妮热情，性格开朗，被一再重用。楚南都说他能力强，优点不少，安静是他的大优点，可他最大的缺点是太安静，安静得让人觉得没热情。没热情的人是不能重用的，楚南只能在安静中工作，做一份安安静静的事。

楚南很满足，安静工作，在安静中把工作做好。

退休了，楚南为安静找了诸多注脚。其中之一，就是和楼下的梁爷聊天。梁爷一个人，老伴去世了，孩子们不在身边。

梁爷孤单，孤单得要个聊伴。楚南成了梁爷的聊伴，只

是这聊天是剃头挑子一头热，梁爷说话，楚南张着眼睛、耳朵安静地听。

梁爷开始不习惯，自己一个劲地讲，楚南一言不发，还以为楚南不会说话。时间久了，楚南说上几句，话少，却直指梁爷的心坎。梁爷说楚南是天人，说楚南的安静能浸入人的骨子里。

楚南约定俗成般，一天里要把自己的安静切上一块给梁爷。有时俩人还会喝上点小酒，严格来说是楚南安静地看梁爷喝酒。楚南不喝酒，端起杯子静静闻去，一场酒下来，杯子的酒也会浅去一层。

静气喝酒，梁爷称奇。梁爷是个诗人，梁爷想为楚南写首诗，可久久写不出。

东妮也退休了，整天闲不住。一天，参加活动回来，见楚南坐在窗前的绿植下看书，静气袭将过来，楚南花白的头发突然成了树叶，手脚也成了树的枝丫，花开了，开在绿植上，开在楚南的周身。

东妮把看到的和梁爷说，梁爷怔了半天，说：终其一生，我们不过是在寻找另一个能听懂自己沉默的人。

楚南找到了，安静是吗？